



贾宏图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倾听大江

贾宏图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倾听大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听大江/贾宏图著.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8

ISBN 7-5316-4071-6

I. 倾… II. 贾…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7247 号

倾听大江

贾宏图 著

责任编辑: 程俊仁

封面设计: 亓 兵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0

字数 220 千

2002 年 9 月第 1 版·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6-4071-6/I·146

定价: 15.00 元





活过,爱过,写作过

——自序

“活过,爱过,写作过。”

这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斯汤达(斯丹达尔)的墓志铭。他1783年1月23日生于格勒诺布城一位律师家庭。17岁进入拿破仑的军队任职。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迁居意大利。1821年因参加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而被驱逐出境,回到巴黎。1830年斯汤达发表了她的代表作《红与黑》,小说描写了一个出身低微、却又聪明能干的青年于连,不择手段向上爬,最后惨败的人生经历。斯汤达的作品,多数是在他死后发表的。他生前文名寂寞,晚年在贫困和疾病中度过,于1842年3月23日逝世。

虽然,我还不到写墓志铭的时候;更不能和斯汤达同日而语,但我特别喜欢——“活过,爱过,写作过。”这句话。

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谁都活过,但活法不同,人生的经历也不同。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幸运的,横跨了两个世纪,接受了中国三代领袖的教诲,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变革。我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时代的受惠者。我们虽没扛过枪,但也下过

乡；虽然身上没有枪伤弹痕，心灵上也有苦难的印迹。经历就是财富，即使我们身无分文，我们也是富有者。若干年后，我们也可以对膝下的儿孙们感慨“想当年”。我们也可以唱道：“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过大河。一步一个深深地脚窝，一个脚窝一首歌。”人生如歌，这歌还要唱下去。谁唱得怎么样，自己心里最清楚。

爱人和被人爱，都是一种幸福。虽没有惊心动魄的浪漫故事，但也饱尝爱情和亲情的蜜浆。在世事多变异彩纷呈的社会中能保持爱情的纯真和人格的操守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绯闻和艳史的文人和官员被人认为是白活。平淡和纯真是我所求。珍视人格如我的生命。忠贞不渝的爱情，对亲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事业的爱，对世上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会使我们平淡的生活、朴素的生活充满诗意。而有诗意的生活，使人高贵，使人超凡脱俗，对自己钟情的事业的全身心的投入，对大自然的陶醉和迷恋，会排解一切烦恼和不快。激情在心中燃烧，对理想总是充满信心，把自己溶化在自己钟爱的事业的奋斗中。这是我对自己的写照。

能写作是和会木匠活，会裁剪衣服一样的手艺。这一辈子，无论当记者，当作家都是靠写作吃饭的。王朔称作家是码字的。我码了几十年的字，虽没什么大出息，但聊以自慰的是，还出了十几本书。这些书记录了社会的变革、我的人生经历和对社会和人生的许多感悟。这些书还有人读过，还有人喜欢。这足以让我一个



平庸的人喜不自禁了。“当官一时红，文章千古事。”这是一位专写大人物传记的作家朋友的感慨。其实，当一个好官，为民造福，也会千古流传；而千古流传的文章，也不会为数太多。我想能当好官的，真想给老百姓干点事，就努力去当，怎样刻意追求都不为过。而能当作家的，就安心写你的小文章，怎样自命清高也不足怪。大路小道，各走一边，随他去吧。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就是让每一个人干他喜欢的事。在文人堆里，他们都说我是当官的；在官员堆里，他们说我是个文人。我看自己是个半官半文的书生。毛主席批评邓拓是个书生，批评他书生办报。邓拓自己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在中国政治中，刚直不阿而又才华超群的书生的命运并不顺畅，有时又是很悲惨的。可还是总有些人前赴后继。我也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这些年官场沉浮，有时在太阳下感受温暖，有时在黑暗中忍辱负重。听到的很多，看到的更多，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该说的时候一定要说。现在许多畅销的官场小说太浅薄了，大概是因为作者身在其外吧！

据说被称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和自由思想者”的早逝作家王小波也特别喜欢斯汤达的这句墓志铭——“活过，爱过，写作过。”不过，他还加了一句——“书都卖出去了。”我可不敢吹牛，因为我的书一般不畅销。其实写作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生存方式，已没有功利企图和商业目的了。

这本散文集是我1997年以后断断续续写的，那几年在政府为官，公务正忙，双休日都充公了，自家的园田地也荒芜了。也有清闲的时候，其中有一年在北京颐和园对面梁衡称为马列公园里苦读圣贤。梁兄撰文《马列公园赋》——“说是公园，是因为她有山、有水、有湖、有亭、有桥、有榭，但更多的是花、草、树。”但来这里的人绝不是来玩花赏景的。这里是中国政治的特殊场

所,年轻的信徒们,极尽全力学习本事,显示才能,寻求发展。我是其中的另类,自得其乐地边读书边写作。平时与电脑为伴,写日记写散文。星期天骑辆破自行车,在城里瞎逛,寻找文化的碎片。有时很孤独,但也特别地充实和幸福。有书中的《大有庄学艺记》为证。本来会留下更多的文字,因电脑感染病毒,丢掉了几十万字。丢就丢吧,本来就没有多大价值,但还是很心痛。

在整理在北京学习的文稿时,无意发现了一张照片,当时二支部我们五个委员的合影,我们的书记现在湖北当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书记在甘肃当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听说最近调上海当常委、组织部长了)。当学习委员的我还是老样子,当文体委员的那位久无通信,不知现在何等高位;而当生活委员的那位沈阳市副市长因涉大案被判死刑,现已在另一个世界了!凝视照片良久,生出许多感想。欲知其其中的缘由,还请翻一翻我的这本小册子。

2001年12月9日





目 录

活过,爱过,写作过// 1

——自序

第一辑 情系何处

晚秋的凭吊// 2

冬日// 6

家乡的雪// 10

教堂、大街和一个城市的文化历史性格// 14

倾听大江// 19

七月,松花江静静地流淌// 23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27
火中的涅槃// 31
万卷阁记// 36
从零开始——世纪感言// 40
我自豪,是因为与你同行// 43
其实我心里一直懂你// 48
永远的美丽和坚强// 55
紫丁香// 57



第二辑 边走边唱

红场的辉煌// 86
真理报街24号// 90
黑龙在埃德蒙顿升起// 97
雄浑落基山// 102
恋恋风情// 107
阳明山下访语堂// 111
我们都有一个家// 116

第三辑 为友张目

打开饱览人类风景的窗子// 120
黑土地,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123
文化勇士徐力群// 127

大森林的歌者 //	134
韩光耀和他的“田园诗” //	139
对北大荒的深知和厚爱 //	143
内行人的入木三分 //	146
可贵的人文情怀 //	150
神圣的纯朴 //	153
一双明亮的眼睛 //	156
燕子高飞 壮志凌云 //	158
节日好,我的兄弟姐妹 //	161
将军作曲家的乡情 //	162
春天,我们面对挑战 //	167



第四辑 大有庄学艺记

九月,走进金色的秋天 //	172
十月,红叶满山 //	196
十一月,晚秋的收获 //	210
十二月,冬日并不严寒 //	230
一月,风雪迎春 //	251

附 录 // 265

黄光伟:喧嚣世纪中的思想者 ——贾宏图访谈录

第一輯 情系何處



晚秋的凭吊

踏着残叶铺洒的小径，走进中华民族的伤心地。晚秋中的圆明园草黄了，花落了，只挂着不多叶子的树木，在寒风中颤抖着自己单薄的身体。风越来越大了，呼啸着把地上红的绿的黄的叶子，都卷到了天上去。它们在铅青色的天空上飘舞许久，又落在草丛中、湖水里和路径上。可能有人说它们像飞舞的蝴蝶，而我看它们像是飞落的纸钱……

在残叶飘零的季节，在秋风萧瑟的日子里，我走进圆明园，这的确是有意的选择。我怕鲜花盛开，绿草茵茵，岸柳成行，轻舟荡漾的美景，会使我产生一种错觉，圆明园风韵犹存，繁华依旧。其实圆明园永远地消逝了，它对我们只是一个遥远的梦。那是一个占地5200亩，比现在的颐和园还要大出千亩，由清廷五朝皇帝经营了150年的一座举世无双的皇家宫苑。它是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的规模宏





大、景色秀丽的大型园林。平地叠山理水,精制园林建筑,广植树木花卉。以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及亭台、曲廊、洲岛、桥堤等,将广阔的空间分割成大小百余处山水环抱、意趣各不相同的风景区。各风景区悬挂匾额的园林建筑就有千余座。无怪法国大作家雨果有这样的赞叹:“你只管去想像那是一座令人心向往神的、如同月宫的城堡一样的建筑,夏宫(圆明园)就是这样一座建筑。”人们常常这样说:“希腊有帕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东方有夏宫。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无与伦比的杰作。”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还是一座收藏甚丰的皇家博物馆,不仅积累了历代的稀世珍宝,而且还汇藏了重要的图书文物,如全国只有两部的12000册的《四库全书荟要》,一部放在故宫,一部就放在长春园的“味腴书室”。雨果惊呼:“即使把我国(法国)的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也许我们的后代在遥远的未来能建一座让西方世界叹服的无与伦比的园林,但我们却无法创造出那些已化为灰烬的稀世珍宝和历史文物。

晚秋的圆明园里游人稀落,我像幽灵一样,在无人走过的树木中穿行,寻找痛苦历史的残片。我怕看到打着旗帜的外国旅行团,我怕自己对那些无辜的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瞪起我喷火的眼睛。我们不会遗忘,1856年10月,英国和法国在沙皇俄国和美国的支持和配合下,联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逼迫清廷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1860年7月,英法舰队又从大沽口登陆,直逼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一时间都城无主,军卒志懈,民心大恐。10月6日,英法联军直扑圆明园。第二天,他们立即“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这是西方文明家最精彩的一次“文明”记录,在别人家里,理直气壮地分配人家的珍宝。接着便开始了使整个人类都为之耻辱的疯狂的抢掠。据他们自己的记载,为了攫取财宝,军官和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圆明园,纵情肆意,予取予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甚至

互相殴打,你抢我夺。两天之内所有值钱的东西被他们抢劫一空,每个人都大发横财。一个叫赫利斯的英军二等带兵官,一次即从园内窃得二座金佛塔及其他大量珍宝,找了七名壮夫替他运回军营。该人因在圆明园劫掠致富,享用了终生,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也许他们怕留下罪恶的痕迹,10月18、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相距20里的北京城上空,日光黯淡,如同日蚀,大量烟尘灰星直落街衢。这些日子,和后来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大屠杀的日子,是中国人永远铭刻心中的国难日。

石头是烧不掉的,历史也是烧不掉的。现在还残存在圆明园那几处石柱石雕,正是显示西方列强“文明”的耻辱柱。灰沉沉的天际上的太阳,向这片残破的废墟照射出惨白的光线,光照下汉白玉的残垣断壁像白骨一样让人悚然。我久久地徘徊在这里,仰望着那像帕特农神庙一样高大的廊柱,抚摸着倒落在草丛中那如我们在英法等国的博物馆看到的一样精美的石雕残体,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这片西洋楼景区,整个建筑面积不超过圆明园的五十分之一,但它确是我国成片仿建欧式园林的一次成功尝试。是由西方传教士设计,由中国匠师建造的。它的兴建曾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一位目睹过它的传教士赞扬西洋楼集美景佳趣于一处,凡人们所能幻想到的、宏伟而奇特的喷泉应有尽有,其中最大者可以与凡尔赛宫及圣克劳教堂的喷泉并驾齐驱。他说,圆明园者,中国之凡尔赛宫也。





热爱西方文明的中国人学习和引进了西方文明，而西方的文明国家又用洋枪洋炮的“文明”毁灭了中西合璧的文明。这段历史应该像那些石柱一样永久地立在中国人的心里，伟大的雨果早在1861年就对他们罄竹难书的罪行作了记录：“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这时我想起了我国的外经贸部长吴仪和一个西方官员的对话。“你们中国人是小偷，偷盗了我们的知识。”那位外国官员说。吴仪说：“你们是强盗，看一看你们博物馆里有多少东西都是从中国抢来的。”应该记住，现在的世界上并不缺少强盗。鲜花和笑脸使他们有时很可人。但强盗的本性大概不会改变。

圆明园兴于清朝，也灭于清朝。圆明园的毁灭预示了一个腐败王朝不可逆转的命运。余秋雨先生说承德的避暑山庄是“一个王朝的背影”，如果那个背影还能看到它的强劲和勃发的话，那么我想圆明园就是这个王朝的心影了，从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萎靡和没落了。圆明园的建设始于康熙时代。康熙在清朝以及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那时的清朝无论疆界还是国力，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是一个强大之国。在经济发展，国库充盈的时候，清帝为了追求“宁神受福”的园居生活，开始了在北京西北郊兴起这空前规模的园林建设，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咸丰，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至被烧之后，慈禧、光绪还想修复圆明园，那时清王朝已岌岌可危了。我们设想，如果把修建圆明园的钱用在军事上，搞一个装备精良的舰队，大概清王朝不至于垮得这么快。这只是一种设想而已。一个腐败的王朝即使经济的一时强大也挽救不了它的颓势。就像一座大厦，无论它多么宏伟雄壮，只要地基腐朽了，总有一天要倒塌的。

在晚秋的凄风落叶中，我来凭吊圆明园，仿佛走过一段阴暗的历史长廊。我已看到长廊的这一端灿烂的阳光，一个已经崛起的民族正走向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的辉煌明天。在这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上再也不会写下半页的耻辱。

（1997年11月16日于北京大有庄）

冬 日

冬日透过窗子,把金黄色的光泽洒在我的桌子上。桌子上一片灿烂。回头向窗外望去,落光了叶子的树枝变成了醒目而鲜明的黑色的线条。阳光透过这黑色线条编织的网,把温暖和热情洒向霜雪遮盖的大地。这是一幅色彩单调的风景画,但给人以凝重的感觉。冬日消解严寒,用它宽厚的大手抚慰一切生灵孤寂的心灵,陪伴我们度过那长长的冷清甚至是冷酷的日子。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奇丽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度过,这里被称为东南亚最美丽的地方,以它婆娑的椰林,金色的沙滩,精美的木塑和风韵独具的民族歌舞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流连忘返。这赤道之下的热带雨林的风光,让来自中国冰雪之乡的黑龙江艺术家们兴奋异常。那一天早上,我们等在海边看日出。那是真正的大海,一望无际的爪

